

作家应有耐心在独属自己的崭新时间里 为读者和未来创造更加宽阔的精神领域

铁凝



铁凝在第四届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上演讲。(中国作家协会供图)

编者按 第四届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日前在韩国首尔开幕，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与韩国、日本的作家们围绕“21世纪东亚文学，心灵的纽带：传统、差异、未来及读者”主题展开交流。东亚文学论坛走过十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如今的读者需要怎样的文学？当下作家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阅读的挑战？铁凝在本届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在她看来，写作者的创造不能满足于在二手时间里徘徊，读者需要读出真实的心跳，需要生机勃勃的脸，也需要被岁月雕刻的皱纹，皱纹里漾出的真挚笑意，以及阳光晒在真的皮肤上那真的油渍。

中国有一句老话：“十年树木”。这句话出自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意思是一棵树苗长成大树需十年时间，更指树木成林的不容易。“树”在这里作动词用，说的是养育和培植。每一次东亚文学论坛不断有新的作家加入，一株株挺拔、峻峭的新生之树和大家比肩而立，更使这文学之林变得格外富有朝气和活力。

求让做父亲的吃惊并且为难，首先他没想到看上去文静的女儿有刺青的愿望，其次他没想到女儿要他也去刺青。他说他要考虑一个晚上。

在文学之林里，一棵独立的树非要和另一棵独立的树打招呼不可么？我们可以静默地立着，我们的心事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然而总有风舞动树的枝条，树们有时也需要喧闹和走动。论坛为文学之林创造着暂停静默、集结交流的时间，时间培育了三国作家从试探渐渐走向有话要谈。

我的这位朋友在个人事业上可以说是成功的，白手起家做实业，历经艰辛。他曾向我坦言20年来几乎没有完整时间照顾过家庭，稍有空余他会坚持运动，他酷爱爬山，却从来不带孩子。他甚至经常忘记女儿的样子。在这个晚上，他开始郑重考虑女儿的要求，他觉得这请求其实是有挑衅性的试探的，也还有几分刻薄。他50岁已过，从未想过用纹身来获得身体和精神的愉悦，但是女儿那挑衅刺青的要求，她提出刺青除了挑衅，还有引起父亲对自己特别关注的心理吧，她要的其实是父亲的“退堂鼓”。她提醒父亲说，那你的工会会怎么看呢？父亲说，我已经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

时间可以磨损很多东西，比如爱恨情仇。时间也能够塑造很多东西，比如让美变成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让代际间的隔膜和不屑成为相互凝视与和解，乃至相互的鼓舞。

于是一，父女二人开始研究纹身的位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两个月前，他的女儿满18岁了。18岁是一个人的生命节点，女儿还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在女儿生日之前，父亲问女儿要什么生日礼物。女儿说，只要生日那天父亲和她一起去纹身店刺青。我的朋友一时没听明白，问女儿说是要我陪你去？女儿说，是我们两人一起去，你当然也要纹身啊。女儿的请

外侧脚蹠。接着他们说出了各自纹身的节号。那么，女儿到底是怕疼呢，还是怕刺青时间太长呢，还是在最后的时刻不想让身体留下太明显的印记呢？也许兼而有之。也许女儿走进刺青馆时已经退缩了，是不改主意的父亲叫她没有退路，最终她选择了简单易行。

她为自己的刺青录了视频，立刻得到朋友圈大量点赞，因为她是全班乃至全校第一个走进刺青馆的人，她小腿上的摩尔电码让她更加与众不同。可她腿上的“等待”并没有让她等待隔壁的父亲，她的纹身25分钟结束，之后她就跑去和朋友们聚会了。父亲这边的纹身，用了一个多小时，珠穆朗玛峰，毕竟比摩尔电码的“等待”更复杂。

这女孩子的父亲却没有因女儿把他丢在刺青馆而抱怨，在刺青馆的一个多小时里，他由陌生、不自在到坦然面对纹身师，皮肤的灼热和微痛渗透到心里，使他得以在这奢侈的时间之外的时间里冷静、清醒。这时间之外的时间降临在这中

年男人惯常的时间轨道之外，可否说是时间的瞬间“出格”？他为此感谢女儿，在智能社会和机器人时代仿佛就要轰轰烈烈来临之时，一个18岁的孩子仍然渴望感受皮肤上货真价实的痛感，渴望在物质的时间里感受生命的质地，虽然这渴望有些许的虚荣心作伴；他也判断着自己，他觉得自己“还行”。不是因为他的“珠穆朗玛峰”比摩尔电码的“等待”图形复杂，痛感就多，是因为他在决定了一件事并能够切实实施的果断和单纯。

尽管这等小事和他投身的实业相比，原本不足挂齿，但也需要坚守的毅力，等待的耐力。而一个18岁的孩子，有时候却可能远比他长者要复杂多变，犹豫摇摆。这对父女，就日历年龄而言，女儿比父亲能够拥有的时间要富有太多，可她这还舍不得“等待”，也尚未深知“慢”的昂贵。女儿的生日是快乐的，在时间的“出格”上她引领了父亲，同时她仍然相信，在她新鲜生命途中的某些节点，父亲仍然有资格引路。

我由这位朋友的讲述，忽然想到新近社交网络上的一批当红虚拟超模偶像。其中一位出道半年，已和众多国际一线大牌化妆品合作，影响力和号召力惊人。她年龄18，身高150厘米，一头亮丽黑发，页面显示她是住在巴黎的一位时尚女性。但她其实是电脑合成的形象。有意思的是，在虚拟偶像盛行的今天，当被问到这些虚拟人物是否会取代真实的超模，成为新的时代偶像时，那位虚拟超模的合成者却果决答道：“才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真正的手，真正的眼，真正的身体，以及真正的心跳。”我要说，还有成长、痛感、欢乐和梦想。如同今天的读者还需要文学，是需要真实的心跳，需要生机勃勃的脸，也需要被岁月雕刻的皱纹，皱纹里漾出的真挚笑意，以及阳光晒在真的皮肤上那真的油渍。而这一切，都还要仰仗时间的养育。

时间，时间被称为物质运动中的一种

存在方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间艺术，是一种有能力把历史、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艺术，是创造的艺术，不是捏造的艺术。古往今来那好的文学可能不是历史的骨头，却是历史丰盈的血肉。因为文学，我们才得以窥见我们的先人气血盈盈的生活、劳作、爱和忧伤，思想和思想的表情。我们才有可能在千百年之后依然有能力和他们心意相通。

几年前一位韩国出版商到北京寻找中国的纯文学作家，要在韩国出版他的著作。当时我问他，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您的出版社出版纯文学著作，一定会有很多困难吧？他告诉我，出版社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假如没有文学，人类将更加困难。

一个月前，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应中国作协之邀，参加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我和他见面时就想起了他的一句话：“没有诗就没有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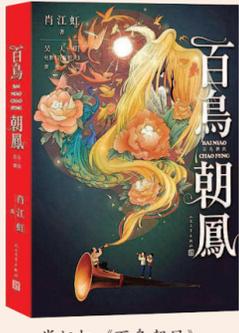
我从《万物简史》中知道，目前以最长寿命按小时计算，人的寿命大约65万个小时。如果时光是无法挽留的，那么文学恰是为了创造时光而生。文学创造出的生命和壮丽，能够使我们和读者有限的生命更饱满更生动，从而我们的生命得以双倍延长，超越我们的日历年龄。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依然怀有自信和激情，也因此，我们确信怀有属于文学创造的自觉的时间意识。

我们所依据的生活材料可能是二手、三手，但我们的创造不能满足于在二手时间里徘徊，当艺术实践开始之时，寻找属于自己的崭新时间亦即开始，这个时间并非钟表那日复一日的“嘀嗒”声，而是揭示重要时刻，揭示钟表结构上将来未知的那一步跳跃，那时间的瞬间“出格”。

文学应当有资格赢得时间的养育，作家应当有耐心在独属自己的崭新时间里，为读者和未来创造更加宽阔的精神领域。当未来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形态让我们困惑时，不同代际的作家也应相信，那同时到来的一定还有蓬勃的更有意义的可能。我还想，假如有一天智能社会和机器人完全取代了文学和我们，取代了“十年树木”的文学之林，文学生态甚至大自然生态完全被智能“合成”，那时的文学也会像1997年，当法国海军停止使用摩尔电码时发出那最后一条消息，那我们最后一条消息是：“所有人注意：我们在永远沉寂之前最后的一声呐喊！”（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创作谈

在写作这条并不热闹的道路上，青年作家如何应对“创新焦虑”继而写出自己的辨识度？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2018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将这一话题再度抛向广大青年写作群体。青创会期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70后作家肖江虹、80后作家马金莲是本届鲁奖得主中的青年作家佼佼者。多年写作让扎根西部大地的马金莲坚定了方向：写基层、写现实、写生活，火热而生动的生活总是在最庞大的人群当中，文学的笔触需始终贴着他们去书写；肖江虹的小说都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同样承继了本土宝贵的写作资源。分享他们的创作谈，或许能为当下青年写作带来启示。



肖江虹《百鸟朝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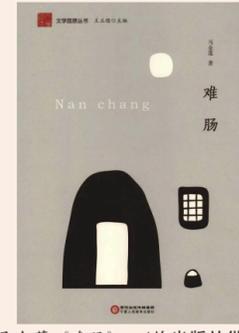
肖江虹《傩面》。



马金莲《马兰花开》。



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难肠》。(均出版社供图)

如果一团漆黑里没有最后划亮的火柴， 文学会丧失力量

——从小说《傩面》《百鸟朝凤》等说起

肖江虹

我从2008年开始正式写作，十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和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

2008年我写了《百鸟朝凤》，2016年公映的同名电影让这部小说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老一代唢呐艺人焦三爷的坚守与失落，引发了戏里戏外对传统艺术传承的讨论；2013年写了《蓝镇》，2014年写了《悬棺》，2016年写了《傩面》，后三部小说都是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它们对我的写作意义重大，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摸索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

书写消逝的风物，但怀着诗意的美好继续前行

今年，《傩面》有幸摘得鲁迅文学奖，它主要讲述贵州的傩面戏。这部中篇小说此前田野调查就做了六七万字，比小说字数还多。特别是小说中涉及到的大量戏曲唱词，都是傩面师唱一句我记一句，很多段落还得重新加工和梳理。不过我喜欢这种有难度的写作，它能让我更最大限度地抵达真实，同时也能让文本获得某种飞升的可能。

书写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记忆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想象力和诚挚包容心。就像我们开车旅游经过一个地方，那里有或迷人或壮阔的风景，你不能永远停下来看这个风景，你还得往前走，转弯，翻个山，这个风景就不见了，但是你可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记在心

里，然后怀着诗意的美好继续前行。

《百鸟朝凤》就是这样一种对诗意的记录书写。人们说民俗代表一种文化，我觉得它更接近于诗意。所以，一味悲观是不必要的，即便唢呐没了，但是唢呐匠精神层面的气质会随着延续到其他事物上。旧的艺术形式或许不断淹没于时间轴上，但是新的艺术形式又在不断产生、更新、升级。小说里唢呐最终消失了，它内核的东西仿佛一直都在。今年年初，我回到老家，跟一位老唢呐匠聊天，他对这门手艺的日渐冷清显得比较无奈，随后他摘下一片木叶，送到嘴里，唇边飞出一曲《南山松》，依旧高亢嘹亮。

回想写《傩面》时，去贵州道真一个地方采风，那里有位傩面师，做了很多精美的傩面，却打算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把它们全烧掉。我觉得特别可惜，痛心疾首：“这些东西那么好，就这么消亡了？”傩面师却显得很坦然，他说：“和人一样，这些东西，该要消失的，一定要消失。消亡不可怕，没有尊严的消亡才可怕。放下了，才有尊严。”

作家笔下不该有假想敌，应写出万物平等

在我看来，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说白了，就是写人的困境。在精神上，谁都可能成为弱势一方，这和他的地位、财富、阅历并没有太大关系。我理解所谓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下不该有假想敌，应努力写出万物平等，观察到全人类所面临的精神苦痛。

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作家要发现困境并加以捕捉提炼。我有一篇小说叫《我们》，里面写了个煤老板，看起来是个坏人，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困境，只是我们有时忽略了去观照有钱人背后经历着什么，这是令人警惕的惯性思维。作家就该走出这种思维，去探寻大树后面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发现一些文学作品，描写阴暗、丑陋、垮塌的部分特别得心应手，唯独对美好、善良、悲悯、庄严这些文学的基本要素丧失了感知和构建能力。总写一团漆黑，意义在哪里？如果一团漆黑里没有最后划亮的那根火柴，让人看不到出路，也令文学自身丧失了力量。

回顾自己以前的不少创作，都在写对抗，比如城和乡的对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对抗，写了很多剑拔弩张的对抗。通过这次采风，我清晰认识到，文学最清晰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我开始反思，写《百鸟朝凤》，笔触都在痛点上，好像苦痛越大，文学的获得感就越多；在《蓝镇》里，现代化成为隐在的批判对象；到了《悬棺》，百年坚守一夜消逝，仍旧在打写渗入石头缝里的对抗。不过写到《悬棺》这部小说，我发现，故乡的前面还有故乡，人类就是在破立循环中一路走来。

那次采风回来，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史记》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大学期间读《史记》，一直以为人类史是一部对抗史。现在我才明白，它其实是一部和解史。

（作者系70后作家、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从儿童、女性视角入手，展现西部宁夏大地上涌动的人生故事

认真虔诚地对待生活赠予的一切考验

马金莲

我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年，18岁的我从当时就读的固原师范学校文学社起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8年来先后在各级文学刊物发表纯文学作品300多万字，大量作品被文学选刊转载并进入各种年度选本，出版小说集六部，长篇小说三部，一些作品译介国外。

我的文字大多从儿童、女性视角入手，展现中国西部宁夏大地上回汉百姓的生活现状、人生故事和命运状况。对于写作，我始终怀着一颗真挚纯粹的心，坚持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着对现实生活的真挚情感。坚持这些年我付出了无数心血，但也收获了文学的馈赠。

回望2004到2007的三年，我没有工作，在乡下的婆婆家生活，那是有着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我成了上面有公公婆婆，中间有四个妯娌的小媳妇，每天生活在各种考验中——不会做花样繁多的饭菜，扛不起重要的农活儿，只能咬着牙面对。真正的乡村生活是艰苦的，在那样的环境里，写作、看书、学习，似乎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在当地人眼里，一切都是围绕生活而进行，做家务、伺候老人、照顾孩子、和妯娌和谐相处，去地里干农活儿，才是农村小媳妇该干的正业。

那段时间我的写作几乎停止了。记得冬天的时候我不愿把大把时间浪费在陪婆婆妯娌闲聊上面而躲起来看书，总是觉得婆婆不高兴。在厨房里烧火做饭，我常常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望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走神，看见火在笑，笑得悲壮而灿烂，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这样的感觉变成文字，定格下来。那段日子我完全是以乡村媳妇的身份在认真生活，我和她们一样流汗流泪，像她们一样上山下田、采米油盐、家长里短，认真地对待生活和生活赠予的一切考验。

2007年我通过考试当了教师，同一年通过考试去乡镇做秘书。从繁重的农

村劳动当中解脱出来，我恢复了写作，强烈的表达欲望激励着我，我开始在省级刊物大量发表作品。2010年底，我进了市民盟。女儿跟着我进城上学了，而幼小的病弱的儿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婆婆家。从此开始了每周回乡看孩子的日子，每次离开的时候孩子都抱着腿哭着不让我走，而半夜时分从电话中得知孩子又发烧了，我总是揪心得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回去看他。这时候我就注意到，像我儿子一样留在老家和老人一起生活的孩子，日渐变成一种常见现象。年轻的父母外出打工，老人孩子成了留守人群。那些孩子像野草一样在泥土里长着，每当看到他们胆怯而忧郁的目光，我心里有一种疼痛在撕扯。我开始大量关注这一特殊群体，有空就往附近村庄跑，利用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了解情况，搜集故事，捕捉细节，有种强烈的责任感督促我，得写写这方面的事情。

2012年我开始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当写到主人公马兰被生活一次次考验时，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马兰，她的委屈、艰难让我数次落下眼泪，而她的乐观和积极向上，又让我露出欣慰的笑容。此前我从未尝试过长篇小说，但是扎实的生活基础，让这部作品拥有了结实饱满的内核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2013年中篇小说《长河》在《民族文学》首发后，很多前辈、朋友、老乡、读者见到我第一面就说，《长河》写得好，把他们一直很熟悉但从未有深入思考过的现实生活和生活赠予世界深深挖掘出来了。

去年我动笔写另一部长篇《孤独树》，正是关注多年的留守题材。因为前几年的功夫做得很足，提起笔来，写得很快。小主人公看着爷爷奶奶一天天老去，乡村世界一天天衰落，他的内心承受着亲人不断分离以团聚的痛苦。因思念而煎熬，因等待而痛苦，孤独像清风，

像流水，日夜折磨着他的心。孤独的孩子开始种树，他种下了一棵孤独树，柳树像孤独的影子，每天陪着他，每年陪着他。留守孩子在慢慢长大，长大的代价就是，他一天变得沉默、忧伤、孤独。他常坐在树下远望，小小的心灵世界里怀着对世人的模糊认识，对命运朦朦胧胧的感悟。他在等待，他希望跟爸爸妈妈进城，可是他又怕，他不知道没有自己的日子，爷爷奶奶怎么过？生活的出路在哪里，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作为写作者，我自己更在思索：时代的脚步一刻不停地奔向新生活，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生着深刻变化，像他这样的乡村少年，该如何融入时代，命运何去何从？多年写作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方向：写底层、写现实、写生活。火热而生动的文学总是在最广阔最庞大的人群当中，文学的笔触始终贴着他们去书写，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是一个乡村出来的80后作家必须担当的责任。紧贴地面，以深厚情感写最普通大众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聆听新时代大地深处泥土的躁动，弘扬回汉儿女内心的真善美，肯定人心、人性中的光与暖，是我无悔的选择。我有理由、有义务，更有信心写好时代背景下中国、西部、回族、普通百姓、内心信仰、土地、村庄等文学命题。这样的命题，是我写作的支撑点，更是18岁那年选择文学时的初心。

心会老，身会老，唯时间不老，唯生活不老，对文学的痴迷和坚守不会老。我会始终以一种平常朴素的心，扎根泥土，紧贴地面，用文学书写我们时代的故事，哪怕再坚持18年，甚至一辈子，也会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作者系80后作家、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本版组稿：许畅